



她以为的初见，对他来说，却是久别重逢

《飞言情》杂志
重磅连载

爱喝水
著

你是光阴 派的糖

You are
the
candy
of
time

《一见你就笑》作者爱喝水再创畅销经典

俏丽医科生VS飞机制造专业高才生

初次见面 / 她小手一探 / 不得了
这位校草有点“肾阴虚”

就算校草追爱路上各种坎坷
也感动不了她心里的那个人啊

你好骗，更好哄
是块当女朋友的
材料

所以我说
喜欢你恋爱
已数巴会

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可他隔的这座，是喜马拉雅山吧

爱喝水 著

你是光陰 派的糖



You are
the
candy
of
tim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是光阴派的糖 / 爱喝水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594-0219-6

I. ①你… II. ①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5289 号

书 名	你是光阴派的糖
作 者	爱喝水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黄 欢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黄 山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219-6
定 价	3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CONTENTS
录

You are
the
candy
of
time



第 一 章 桌子底下的爱情	001
第 二 章 你的肾，好吗？	015
第 三 章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027
第 四 章 只怕你真心	041
第 五 章 我的心事，你的秘密	055
第 六 章 解剖学和逻辑学	068
第 七 章 最熟悉的“小初恋”	081
第 八 章 越表达，越苍白	096
第 九 章 神助攻与猪队友	109
第 十 章 听，风的声音	122
第十一章 天平的两端	136
第十二章 过客只待天边月	148

◆ 目 CONTENTS ◆ 录

第十三章 “I LOVE YOU”	161
第十四章 稳稳的幸福	173
第十五章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188
第十六章 这一次，我押全部	201
第十七章 自己悟去吧	214
第十八章 我们配不配	229
第十九章 中秋月下的秘密	243
第二十章 秋叶静美	256
第二十一章 素颜修行	269
第二十二章 回家的路	282
尾 声 我用一万种方式飞向你	293

You are
the
candy
of
time



你是光陰
派的糖



You are
the
candy
of
time

第一章

桌子底下的爱情

姜谷雨款款地走进女厕所时，我正和两个神似双胞胎的锥子脸美女就减肥到底哪家强展开热烈讨论。

我告诉她们，中医认为，脾阳不足是肥胖的主要原因，扶脾阳才是减肥的关键。针灸减肥不需要节食，通过刺激经络穴位综合整治脏腑功能，以增强能量代谢。不必要的能量代谢出去，体重自然而然就会减轻。

我讲得头头是道，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华伟大而悠久的中医学说，两个美女也听得津津有味。早已习以为常的姜谷雨补完妆，从镜子里看了我一眼，状似不经意地道：“我刚刚可看见廖繁木了。”

听听，也只有姜谷雨能把“廖繁木”三个字说得如此漫不经心。作为一个暗恋廖繁木十年的人，我做不到。挥手送别两位美女，我急不可耐地搂住姜谷雨的小蛮腰，请她留步。

“他怎么来了？”

“我哪儿知道。”她嫌恶地拍打我的小爪子，但挡不住我眼里炙热的光，软下语气，“好像和学生来吃散伙饭吧。”

毕业在即，校园内循环播放着各个时期的校园民谣，从《同桌的你》《B小调雨后》到《栀子花开》《青春纪念册》。校园外大大小小的馆子里，十桌有八桌吃散伙饭的。好像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不放声唱歌，不大口喝酒，不对心仪的男神表个白，不和爱过的姑娘分个手，就枉做了四年大学生。

廖繁木是材料学院的导员，这届毕业生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朝夕相处了四年，师生情谊深厚，吃散伙饭肯定不能少了他。

据我多方打探，他的学生中对他爱慕已久的不在少数。有男有女，如狼似虎，想借此机会将纯洁的师生感情名正言顺地升华一下。

按资排辈，要升华，我得是第一个。

前方敌情堪忧，泼凉水胡乱洗把脸，我拉着姜谷雨冲出女厕所。

十几分钟后，我们出现在了廖繁木所坐的饭桌下面，猫着腰，缩着腿，大气都不敢出。除此之外，我还得忍着姜谷雨的超级大白眼，露出谄媚讨好的笑容。

姜谷雨狠狠地瞪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很想知道，一会儿工夫，我们怎么就躲到桌子下面来了？

十几分钟前，我只打算躲到包间门外偷听一下，没想到赶上现场表白直播。两个男生像事先商量好似的，同时向一个女生表白，场面尴尬。之后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男生们各帮各的，女生们大呼小叫，包间里登时乱了套。

看热闹从来不嫌事大。我怕看得不够清楚，往里探了探脖子，好歹廖繁木站起来，视线若有似无地掠过我所在的方向。我吓得腿软，便蹲了下来，蹲着蹲着又改爬了，爬着爬着就爬到桌子下面去了。等我反应过来，桌子底下全是腿，我已无路可退。

至于姜谷雨为何愿意舍命陪君子，我表示很费解。她自己更费解，打手势示意我挡着脸冲出去。我纵观全局，深表歉意地打手势告诉她——挡脸叫自欺欺人，现在当众爬出去，里子面子会丢光光的。

姜谷雨白了我一眼，鼓着腮帮子扭到一旁，不再搭理我。

此时此刻，我无比激动的心情也不允许我搭理她。廖繁木的一双令人垂涎的大长腿，离我只有0.01厘米。美色当前，我好想抱一抱……

脑海中蓦然闪过一抹纤细的身影，我颤颤巍巍地伸向廖繁木的手一顿，触电般改抱自己膝盖，紧闭双眼抵抗美色诱惑，暗暗等待时机开溜。

照道理，打完架大家互看不爽，饭局应该早早收场。谁承想，他们还打出感情来了，席间气氛越来越好。追忆四年美好的时光如梭飞逝，畅想一番未来鸿鹄远志。男生们齐声向女生们送出祝愿，又感动，又唏嘘，现在居然玩起了最没创意的真心话大冒险。

我竖起耳朵，很仔细地捕捉廖繁木的声音，可惜天不遂人愿，他始终没主动说过什么话。有男生敬酒，他爽快干杯；有女生委婉表达爱意，他干脆一句“已经有喜欢的人”便打发了。

听到这句话，姜谷雨转回头，向我投来同情怜悯的目光。好像我不挤出两滴悲苦的眼泪，就对不起她似的。所以，为了不辜负姜谷雨的厚爱，我挤了挤眼睛，勉强做了个欲哭无泪的表情。或许不够到位，换来她的一记白眼。

哭是没用的。

早在确定自己喜欢上廖繁木的那一刻起，我就明白，自己注定只能成就一场无疾而终的单恋。当时我还天真地以为，不过三五个月，最多三五年，我总会遇到更喜欢的人，潇洒作别这场对廖繁木的暗恋。

时至今日，初心不改整整十年，我很苦恼——为什么还没遇到可以令我终结暗恋的那个人，他不会半道上出家了吧？

“导员，跟我们讲讲你喜欢的人吧，她一定很漂亮！”

有人八卦地发问，全场安静。

对，她很漂亮，明眸皓齿，和廖繁木青梅竹马。儿时六一表演《白雪公主》，他演王子，她演公主。小学，他是旗手，她是护旗手。中学，两个人成绩名列前茅，是老师们眼中的天之骄子。大学里他们正式恋爱，又成为一对令人羡慕的校园情侣……

关于他和她的故事，我如数家珍。可身为当事人，廖繁木却在短暂沉默后，简单地回答了一个字：“嗯”。如此明显的敷衍自然不能服众，趁着酒兴正浓，又有人不断追问，甚至出言威胁，不说真心话，那就只能玩大冒险了。

“好，我选大冒险。”廖繁木的声音干脆利落。

一般这个时候，选择大冒险的风险特别大。按套路，要么找陌生人表白，要么挑熟人玩亲亲。不管哪一种情况，我都不希望发生。我

正犹豫着要不要冲出去，英勇舍去自己的面子里子，救廖繁木于水火时，姜谷雨的手机响了，而且很大声。

她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摸出手机，没等按静音，桌子底下一圈的腿已经变成了一圈的人脑袋。他们个个眼睛放光，跟围观外星生物一样，稀奇地打量着我们。没时间无地自容，我夺过姜谷雨的手机接通，边假装满地找东西，边对着那头不知是谁瞎嚷嚷。

“别着急啊，这不正帮你进行地毯式搜查嘛。知道知道，好几千的手链，找不到，我照原价赔偿。”

姜谷雨反应也不慢，装模作样地配合着我的胡言乱语，顺势拨拉开两个脑袋，说声“让让”，就正大光明地爬出了桌底。我紧跟其后，两个人一路低头满地乱看，安全抵达包间的门口。我前脚刚跨出包间门，后脚就响起了熟悉的低沉男音。

“王灵均。”

我打了个激灵，眼瞅着姜谷雨脚底生风，跑得无影无踪，自己愣是一步也迈不动。无可奈何，我只能硬着头皮转身，朝廖繁木扯了个僵硬的笑脸。

“繁木哥，这么巧，你也来找东西啊？”这话好像不对，我忙改口，笑容堆砌得更加殷勤，“你也来吃饭呀！我就不打扰你和学生们聚餐了，再……”

“见”字没出口，廖繁木已经自来到我身旁，面对方兴未艾的学生们道：“你们慢慢吃，我有点儿事先走了。”

此言一出，有几个女生即刻显露出失落的神色，而后看我的眼神里尽是不满与抱怨。我虽然觊觎廖繁木已久，但真没骄纵独占他的胆儿。于是我悄无声息地退出包间，没走两步，手就被人握住。

回过头，我不解地看向廖繁木。他清俊的面庞上并没有太多表情，我一挣脱，又被他握得更紧。他好像醉了，眸光比平时炙热几分，又像没醉，神情还是那么从容而淡然。

“你忙你的，我在和同学吃饭。”

他没松手：“我喝多了，你陪我回学校。”说着，他按了按额头。

我有点儿犹豫。廖繁木的人品有保证，我对自己的人品可没什么信心，万一半道上把他给……

“要不我送你到门口，你打车回去吧？”

廖繁木拉着我就往外走，用实际行动否决了我的提议。来到柜台，他命令我不许乱跑，这才松开手。我站在旁边等他给学生结算饭钱，一抬头，只见一个四眼仔气急败坏地朝我冲过来。

“吃着饭，上个厕所人都没了！你们是诈骗团伙吧，专门冒充大学生骗吃骗喝！”

四眼仔急赤白脸一通骂，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一时没反应过来此人贵姓。廖繁木已护犊子似的挡在我身前，找回的零钱也来不及放进钱包，看看四眼仔，又看看我。

“他是谁？”

廖繁木一问，我想起来了。四眼仔是姜谷雨的网友，我刚才自顾自地吃得畅快，没注意他是圆是扁。自从姜谷雨失恋之后，便开始热衷于约见网友。考虑到人身安全，每次都捎带领着我混吃混喝，怎么能叫骗呢！

我挺直腰板：“谁跑了，这不好好站在这里嘛！就凭我家姜谷雨的姿色用得着骗？想请她吃饭的人排起队来能绕地球一周！”

四眼仔的气势一下弱掉大半，他推了推眼镜，傻乎乎地问：“她人呢？”

“不知道。”我还正找她呢，手机也不要了。不想和四眼仔废话，我摸出钱包，“说好的AA，我们该付多少？”

“你吃太多，起码要付三分之二，我算一算。”

四眼仔刚打开手机计算器，一张发票就从廖繁木的手里递到他眼皮底下。我和四眼仔打嘴仗的工夫，他不声不响地替我们付了钱。廖

廖木向来体贴周到，容易令人心动，有时候我讨厌他这样不分对象，不分场合的体贴，也讨厌不由自主地恋上他的自己。

一把摁住揣好发票要走的四眼仔，我摊开手：“请给我三分之一现金。”

他一副我要放他血的样子：“你、你朋友自愿付钱的。”

“他自愿，我不自愿。”莫名的怒气涌上心头，我不由得提高音量，“刚说我骗吃骗喝，这会儿又心安理得地让我朋友帮你埋单，你当便宜那么好占呢。”

“算了。”

“不用你管！”廖繁木好心开劝，我更火大，揪着四眼仔的胳膊不放：“给钱！不给你别想走！”

拉扯间，众目睽睽之下，饭店老板也跑出来请我们换个地儿理论。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铁了心力争到底。最后四眼仔没辙，按着手机计算器算账，分毫必较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不情不愿地掏了钱。我连带着自己的份全部还给廖繁木，他阴沉着脸不肯收。

道路两旁霓虹闪烁，我们面对面站着，谁也没妥协。

“你要跟我计较？”

我抓起廖繁木的手，把钱硬塞进去：“不是。本来就不该你付。”看了一眼手里的钱，他有些无奈，又有些宽容地勾勾嘴角。

一个笑容便安抚了我浮躁的心：“对不起，繁木哥，我不该对你发脾气。”

“你心情不好。”

确定无虞的语气，我仍嘴硬：“没有。”

“你只有心情不好才会拼命吃东西。”他更加肯定。

证据确凿，无从辩驳，于是我半真半假地说：“大三要开解剖课了。我们医学院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开课前，每班抽两个学生去

解剖实验室守夜，当给全班壮胆。我很不幸，中了头彩。”

全班二十三个学生，我第一个抽签也能抽中，有点儿太背。同学们抱着团窃喜之余，还算比较有同窗爱，隔天便送上龙齿壮胆汤，挨着个儿拍我肩膀，鼓励我——王灵均，你放心，龙齿壮胆汤管够。

这都不算什么，更要命的是另外一个“幸运儿”以失恋为借口，怕守一晚上实验室，自己会想不开，成功博取老班的同情，逃过此劫。我抱着侥幸心理问老班，我这种暗恋多年、郁郁不得志的人，也应该属于失恋范畴吧？他笑得阴险，说这不正好给你机会锻炼胆量，有勇气表白嘛。

呵呵，我就是在实验室守着过一辈子，也没勇气向廖繁木表白。

想到这儿，我朝廖繁木轻松一笑：“没事，大不了给自己下几副催眠安神的猛药，去实验室睡一觉。”

他微蹙起眉头：“你只是因为这个心情不好？”

世界上最痛苦的暗恋，莫过于喜欢的人就你身旁，看你长大，有一颗懂你又不懂你的心。

他懂我，我的心就乱了，像地上斑驳摇曳的树影。

我垂眸，盯着自己的脚尖，有句话不自觉地溢出齿缝。

“我姐十月回国。”

“我听她说了。”

我撇撇嘴，只觉得自己废话太多。我姐决定回国的大好消息，她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廖繁木，哪用得着我上赶着转口通报。

“到时候，我该改口叫你姐夫了。”

“嗯。”

似乎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难过，反而想长舒一口气。等不到更喜欢的人，总是能等到廖繁木变成姐夫的那一天，然后将自己的爱情亲手埋葬，为它立一块碑，题一句碑文：未曾开始的结束。

姜谷雨常骂我自欺欺人，就凭我长着一张“内心戏丰富”的脸，廖繁木估计早看出我喜欢他了。可那又怎样，他不问，我也绝不会坦白，宁愿在自己的有情天地里自生自灭。

我喜欢廖繁木，所以爱恨在我，悲喜在我，对错也只在我。

长夜微风，我又陪廖繁木走了很长一段路，彼此无话。

快走到学校，他忽而开口：“一直想问你，为什么会学中医？”

我愣了半秒，回答道：“初中我不是回老家读了嘛。隔壁邻居是位苗族赤脚大夫，常看他用几种普通的食材就能帮人治好病，我觉得超级神奇。高考报志愿，爸妈让我学建筑，我不肯，又想起那位老苗医，所以报了民族医药学。”

廖繁木听得入神：“我记得，那时候你是因为和叔叔阿姨吵架，赌气离家出走几天，所以才会被送回老家。”

“是啊，你和姐姐还特意请假赶回去找我。”

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被爸妈领回家打开门的那一幕。

姐姐偎依在廖繁木的怀中，哽咽抽泣。他安慰着姐姐，声音温柔至极。姐姐看见我，情绪波动险些昏倒，被他及时拥入怀中，加倍抚慰。那一刻，天是他们的，地是他们的，连时间也是他们的。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却换来又一场指责：叛逆，不懂事，让所有人担心。

恨从中来，我夺门而出，当时只想永远离开那个家，离开那个原本不需要我的家。

如果不是廖繁木追出来，我不会抱着他号啕大哭。差一点儿，差一点儿我就告诉他，我真的好喜欢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可是那时，他只不过当我是个闹情绪的孩子，拍拍头，说几句要乖，要听话之类的安抚之词足矣。

而此时，在他眼里，我何尝又不是个小孩。

“暑假一起回家吧，我帮你买票。”

“不行，暑假要去社区医院跟诊。”或许一路走来，他一直在等待时机说出这句话。我心里想笑，却笑不出来，但说出的话却显得生硬。

“小均。”廖繁木停了下来，沉默片刻，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知道，叔叔阿姨，还有你姐姐，他们很爱你。”

“那你呢？”我不假思索地追问。

他蓦地一愣，轻嗔一句“小丫头”，笑着伸手拍了拍我的脑袋。

偏头躲开，我踮起脚努力与他平视：“繁木哥，看清楚，我今年二十岁，已经长大了。”

他笑意不减，点点头：“再过几年，你一定会是一名出色的中医。”

“必须的！”我故意操起抑扬顿挫的朗诵腔，迎着广袤苍穹，铿锵道，“我决定了，把自己这一生都奉献给祖国博大精深的中医事业！”

去你的暗恋，去你的爱情，我王灵均要做个大胸怀、大格局的人物！

心头宏愿发得澎湃，姜谷雨的手机也跟着热热闹闹地欢唱起来。

屏幕上“乐川”两个字闪烁不停，陌生的人名，我不想接。可不接，万一有要紧事找姜谷雨，不是让我给耽误了？转念间，我没好气地走到一旁，背对着廖繁木。

“怎么样，我好几千的手链找着了么？”那头响起一个愉悦清脆的男声，透着调侃的意味。

原来是害和我姜谷雨暴露身份的人呀！

我没心思和他开玩笑，口气不善地反击：“哟，你这是讹上我了。要手链没有，要命有一条。”

“行啊，我要命。”那头微顿后好一阵笑，不正经地道，“什么时候见面，我验验货。歪瓜裂枣我可不要，辣眼睛也伤身体。”

认都不认识就约饭，轻浮又不靠谱，八成是姜谷雨众多网友之一。

“你要没事我挂了，回头让姜谷雨打给你。”

“我不找她，找你。”

我听得一乐：“找我，我也没有手链。你知道我是谁吗？”

“王灵均。”他言语中的笑意更浓，不知道他高兴什么，“姜谷雨没少提你的大名，我们抽空见个面吃顿饭吧。”

“不见！不吃！再见！”

不等那头说话，我不客气地挂断。赶明儿得好好教育教育姜谷雨，交的网友是些什么鬼！也别没事儿老提我的名字，做人要低调。

这一通电话，耽误了我和廖繁木单独相处的大好时光。我总觉得他看我的眼神带着几分探究，直到他问我是不是最近常常和网友见面。考虑到姜谷雨不足月的恋爱谈到三观开裂才热衷于见网友，解释起来有点儿说来话长，我含糊糊答，算是吧。他又打趣问，是不是想谈恋爱了。

我啊，想和你谈恋爱很久了……

可我不敢坦白，仍回答算是吧，嘴欠又补充道：“繁木哥，给我介绍一个呗。”

他意义不明地应了一声，努努下巴，问：“那是不是你朋友姜谷雨？”

我定睛一望，还真是她。姜谷雨孤零零地坐在校门边的花台上，低垂着头，有一下没一下地踢着小腿。估计想起来手机在我这儿，正等我呢。

匆匆与廖繁木道别，我小跑到姜谷雨面前，递上手机，她没反应。我靠近坐下，喊她的名字，她照旧无动于衷，跟形神分离；丢了魂儿似的。再探头对上她的一双眼睛，盈盈含泪，我就慌了。

以我对姜谷雨的了解，她一般不玩矫情，失恋也没掉过一滴眼泪。我以为她故作坚强，形影不离地陪了她几天，除见见网友外，一切正常。

好好的，她怎么哭了？

我不擅长安慰人，琢磨半天不知该如何开口追问，手里捏着纸巾，

默默陪她坐着。

上一次我们这样无言相伴，是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晚。姜谷雨骂我，全国那么多所大学可以选，非要考进廖繁木和我姐的母校，纯粹皮痒找虐。我正沉浸在得偿所愿的喜悦之中，被她骂两句也无所谓，只会傻笑。她不能尽兴，也不再多说什么，和我一起躺在草坪上望星空，看月亮。

姜谷雨问我，考上又能怎样。我心里清楚，自己徒劳的努力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尽管如此，爱得再卑微，进一寸，也有进一寸的欢喜。

高一那年，廖繁木和我姐大学毕业了。任谁都认为他们会步调一致，工作结婚生子，过上平凡而幸福的生活。可事实上，他们却一个决定留校读研，一个决定出国深造，且互不让步，谁也不愿迁就对方。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问了，他们也避而不答。两人一度关系紧张，闹得早已认定廖繁木当女婿的我父母心惶惶，生怕他们一拍两散。唯独我，暗自窃喜，抱着姜谷雨大声疾呼，老天开眼，我的机会来了！我发誓一定要考进廖繁木的学校，趁姐姐远在异国他乡，将苦苦暗恋化为炙热激情，熊熊燃烧一把！

可是春节廖繁木和我姐手牵手地站在我面前时，我的希望瞬间幻灭了。经历一场波折又分别，他们的感情却更加稳固。每逢春节，廖繁木都会出现在我家的团圆饭桌前，俨然已成为我家的一分子。我那句固执未喊出的“姐夫”，实在和我这个人一样多余，可有可无。

从此，我厌倦过任何以团圆为名的节日。

他们越有说有笑，我就越沉默，似接受怜悯一般，对他们偶尔的嘘寒问暖表示感谢。我口是心非，面上不够热络，我姐就会替我解围，变着法儿地夸我。我没她漂亮，没她聪明，没她乖巧懂事，没她会哄爸妈开心……夸来夸去，她总会说，最羡慕小均身体健康，从不生病。

健康是我唯一拥有的优点，而她没有。所以她有廖繁木，而我没有。